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寵兒
<p>當我被送進精神病院時，我看到了那些奇怪的小東西。 細碎的，呢喃著，小小聲的。 願飛翔，願安康，來生來世不徬徨。</p> <p>「來，這是今天的藥。」 護理師將好幾顆藥丸放進我的手掌，還有一個滿著水的塑膠杯，我仰頭將那些花綠且五味雜陳的藥拍進嘴裡，含了一口水，和著一起吞下去，吞完了就張開嘴，讓護理長檢查。</p> <p>「舌頭抬起來。」他說。 舌頭下當然什麼都沒有，但我還是乖乖地照做，護理長對我很溫柔，我不想讓他討厭。</p> <p>當我離開護理站時，藥的餘味仍在我的嘴裡，久久不能散去，於是我開始念數字，轉移注意力，第九百九十次吃藥，第九百九十次抬舌頭，第九百九十次.....。</p> <p>嘴巴裡還是有很讓人噁心的甜味。 走廊上一個人都沒有，這時候是團體活動時間，大家都去參加活動了。陽光從走廊的窗子透進來，窗框在地上投出一格一格的陰影。我踩著陰影往自己的病房前進，想像那些光亮的、溫暖的、純淨的太陽光，只要碰到，就會一把將我抓住，狠狠燒死。</p> <p>討厭明亮的地方，我不配。 一些東西在我的眼角餘光騷動著，我沒有立刻正眼去看，而是歪了歪頭，想要試著用聽力去判斷是不是幻覺。</p> <p>「走、走、走...。」 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」 「願飛翔，願安康...。」</p> <p>幾乎無法聽見，卻確實存在的，小小的，細碎的歌聲，從陰影裡傳了出來，我停了下來，仔細地想要聽清楚。 「願飛翔，願安康....。」 「來生來世...。」 「不徬徨。」</p> <p>我快速伸手往那團黑影裡抓去，黑影就連尖叫聲也是小小的，細細的。牠們尖叫著散開，一下子就沒了蹤影。有東西在我的掌心蠕動，我攤開手掌，一團黑黑的，像是小鳥一樣的東西，癱坐在我的掌心，牠所傳來的溫度好真實，就像是牠真的存在。</p> <p>「祝福你，祝福你！」牠哭叫著說。 我愣了一下，牠便趁著這個空檔，從我的手上逃竄開來，當我意識到而想握起手掌時，那個東西已不見了蹤影。</p>	

很奇怪的東西。

奇怪，奇怪。我不斷想著這個詞，也不再只踩著陰影走，直挺挺地走著回到了我的病房。我的病房和其他人的不一樣，並沒有室友，只有我一個人。我望向窗外，窗子上加裝了鐵格網，藍色的天空和白色的雲朵在我的世界裡被分成了一塊一塊。

一塊一塊，跟假的一樣。

我突然覺得內心升起一股無名怒火，想要破壞東西，然而我的病房裡只有幾本普通印刷的書，塑膠的水杯，我的熊娃娃。

沒有了，除了這些，什麼都沒有。

什麼都沒有。

門外有好幾個人嬉鬧著走過，他們和我一樣，穿著病號服，手上戴著寫著姓名的塑膠條。團體活動結束了嗎？他們看起來好開心，他們看起來感情很好。

玩具熊在我手裡扭成一團，又扁，又扭曲，棉花被壓縮的硬邦邦的，凝結在我的手心。

我再次檢視我的物品，幾本書，水杯，熊娃娃。門外好吵，腳步聲好吵，說話聲好吵，笑聲好吵。

什麼都沒有。

我想要尖叫，而我也那樣做了，一邊叫著，一邊往牆上扔東西，但是這些東西根本不會碎，根本滿足不了我。尖叫聲引起門外人群的逃竄，還引來好幾個護理師，他們抓住我，把我按回床上，不斷安撫著我。他們對我很好，只是按住手腳，沒有逼我吃藥，也沒有用束縛衣，但是我還是很生氣，我踢開一個女護理師，另一個又遞補而上，當我終於因為精疲力竭而放棄掙扎時，他們的臉看起來很失望，很疲憊，也很冷漠，被我踢中下巴的護理師在一旁彎著腰，好像在哭。

他們放開我，留下了一杯用塑膠杯裝的冷水，還有關上的房門。我的聽力很好，能夠聽到他們在關上的門的另一邊竊竊私語。

「如果他的爸媽不准他參加團體活動，不准我們用藥，不准穿束縛衣，堅持住單人房，那幹嘛把他送到這裡？」

「誰知道，有錢人的思考方式凡人不懂啦，去工作、去工作。」

腳步聲遠去，我的手扭著被子，不斷扭著，扭著，喉嚨因為持續的大聲尖叫而開始疼痛，我看向黏死在床頭櫃邊角的海綿，再將視線挪到上頭放著的水杯。

有東西在杯子後面動著，探出一個頭。

是剛剛抓住的，奇怪的東西，這次終於能夠仔細的看清楚祂的樣子。

全體通黑，長得像兩燕子，眼睛卻詭異的大，亮亮的反射著窗外傍晚漸漸弱去的光，爪子很小，藏在長長的羽毛下。

「祂是什麼東西？」我問祂。

奇怪的東西伸長了脖子，變成一個長條，頂端兩顆又大又詭異的眼睛盯著我看，我伸手去碰祂，祂又縮回成原來的球狀，避開我的碰觸。

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」祂叫著，不再像一開始那樣小聲，而是能夠清楚聽見了。我看著祂喝乾水杯裡的水，叫著，一邊滑下床頭櫃，鑽入房間牆角的影子裡，消失不見。

那天，我就那樣一直凝視著牆角，連吃飯的時候都是。一直到被叫去梳洗，準備睡覺時，我的視線才願意離開。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，因為我知道，房間裡不再只是我一個人。

「早安，今天你將會參加團體活動，先跟你說一下喔。」護理師打開門，站到我的床邊叫醒我，我茫然地看著她的臉，點了點頭，不是很明白為什麼突然被允許加入團體活動。

「陳護理長認為，你還是參加一些活動比較好，所以跟你的父母爭取了一陣子，他們昨天允許了。」她說，對我露出一個欣慰的笑容。

一陣子？我幾乎要放聲大笑，一陣子，多長的時間能夠簡稱為一陣子？

我沒有感受到一絲雀躍，明明是一直想要的東西。

因為一直想著下午即將到來的，入住病院以來的第一次團體活動，所以整個上午都過的渾渾噩噩的。我拿起書本看，卻只是一頁又一頁的翻，直到午飯後的服藥時間，也想不起那本書究竟在說些什麼。

當鈴聲響起，表示團體活動即將開始，今天的主題是繪畫，要畫自畫像。

全部的病人，包含我，圍坐成一圈。

「大家可以自由的畫，畫出自己心中的模樣，想要把皮膚塗成紫色或黃色也沒有關係，盡情畫吧。」心理師(她的名牌上寫的)一邊發圖畫紙給我們，一邊說，畫具兩人一組使用，這讓我有些抵觸，從小到大，我從沒和誰共用過什麼東西。

和我一起共用畫具的是個女孩，看起來比我大一點，瀏海很短，在額頂雜草般的亂翹，她伸手就把黑色奇異筆一把抓走。

「我只要這個。」她小聲地說，近乎呢喃，即使是我，也聽得十分吃力。

隨便吧，我想。

我先選了鉛筆打草稿，仔細又小心翼翼的畫出輪廓，再慢慢勾出黑線。我不想要畫錯，不想要用橡皮擦，我想要完美。

但是時間不夠，遠遠不夠，我還沒畫完，時間就沒有了，我焦慮的看著只有勾出一半黑線的自畫像，鉛筆的筆尖緊緊抵著我的大拇指，流出了一滴血。心理師開始說話，但到了我的耳邊只變成煩人的嗡嗡聲，我偷偷看那個女孩的畫，上面是一團黑，以及兩個大大的、亮亮的眼睛。

是我在陰影裡抓到的那種東西。

「妳也看過嗎？」我湊到她的旁邊，小聲地問，她的肩膀一瞬間警戒抬起，再緩緩放下，像是她在強迫自己一樣。她緩緩放下奇異筆，向我微微側頭。

「你也看過嗎？」

「看過，我還抓到一隻過。」

她的臉在一瞬間亮了起來，像是看到希望，看到救贖。

「我和李伯都叫祂們天使。」

天使。我在心裡咀嚼這個詞。

「你常常看見嗎？」她繼續追問，興奮的語氣引起了心理師的注意，她叫我們坐好，讓她說完最後一些事項。

「等一下就吃晚飯了。」她微笑著說，但是我覺得她很不開心。

「我很抱歉。」被當眾提醒了。我很羞愧，還很焦慮，我從沒有這樣過，但是女孩看起來根本無所謂，只是低著頭，用手指撥弄筆，製造出聲響。

團體活動結束了，那張一點也不完美的自畫像被收走，就像從沒有存在過一樣。這樣很好。因為今天的團體活動就是一場災難。

我想忘掉那一切，不想和那場活動裡的任何一個人見面，因為他們都會勾起我的羞恥感。但是當我想到那個女孩時，心裡遲疑了一下，因為她知道那種奇怪的東西是什麼。

正當我猶豫著，一隻「天使」又出現在我的床尾，爪子扒在床架上，兩顆黑黝黝的眼睛直勾勾的看著我。我不大確定和昨天來喝水的那隻是不是同一個，牠們看起來一模一樣。

「妳想要喝水嗎？」我問牠。天使眨了眨眼睛，就再也沒有動作了。我拿起水杯，想要到護理站要一杯水給牠，卻遇到了那個女孩，我下意識地後退並瞪著她，她似乎感到不以為然。

「他們叫我晶晶。」她伸手指了指護理站，盯著我看，似乎想要我也來個自我介紹，但是我的心裡想的全是天使，所以一言不發的繞過她，要了一杯水後就往回走。她不屈不撓地跟在我身後，不停的問東問西。

「為什麼要出來裝水？」

「你為什麼可以住單人房？」

「天使今天也有來找你嗎？」

我在房門前停下腳步，將食指放在嘴唇前，示意她安靜。她似乎知道房間裡有什麼，安靜了下來，眼裡閃爍著興奮的火星。

但是當我推開房門，裡頭什麼都沒有。

我很生氣，氣得渾身發抖，水從杯子裡潑灑出來，滴落在我的手掌和拖鞋上。

想要把水杯扔在晶晶的臉上，都是她害的，很生氣，不可以丟東西，生氣，忍耐，要忍耐。

床墊傳來下陷的聲音。晶晶不知何時坐到了我的床褥上，審視著我的房間，這讓我大受侵犯。我朝著她把水杯扔了過去，打中她的頭，但她只是「唉喲」了一聲，眼睛又直勾勾的看著我。

「所以牠們常常來找你嗎？我是說？」天使。她用誇張的嘴型念出了那個詞。我粗喘著，逼自己冷靜下來，空氣在我的喉頭進進出出，很乾，很不舒服。

「每天都只會看到一隻，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同一個。牠們都長的一樣。」

「當然了，當然了。」晶晶興奮的說，開始左右歪頭，搖擺著身體，視線卻從來沒有離開過我，我對於她那股莫名的興奮開始感到煩躁。

「牠們到底是什麼？不打算告訴我，就立刻滾出去，滾回妳的窮人房。」

「牠們是天使，你知道天使是什麼嗎？就是能夠救贖你的，有翅膀的東西。」

「牠們能夠讓你出去，讓你自由。你懂我的意思嗎？以前李伯抓了一隻來養，他養的天使死掉之後，我就再也沒有看過李伯，護理站的人說他出院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嗎？」

我興致缺缺的聽著她的聲調愈加高亢。我並不想要出院，出院對我來說，不過是從一

個鳥籠移到另一個更華麗的鳥籠，毫無意義，至少這裡的護理師還對我比較客氣，她們不會罵我是毫無才華的，玷汙基因的豬。

「你怎麼可以不興奮？」或許我將無聊表現在臉上，晶晶開始激動起來。

「你可以自由，不好嗎？我一直那麼想出去，但是我只有看過一次天使，是我不配被救贖嗎？為什麼你可以？為什麼這樣的不知好歹？」到了語句的最後，她幾乎是對著我尖叫出來，一邊用拳頭捶打著床鋪。

我冷漠地看著她，毫無反應。

「我是為了你好！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？」

媽媽的聲音在腦海某處響起，和晶晶大吼大叫的聲音時而重疊，時而此起彼落。吵死了，我不開心地皺起眉頭，吵死了。

我按了服務鈴，護理師把晶晶帶走了。世界又安靜下來，剩下我和空蕩蕩的房間，還有被鐵格網分成一格一格的藍天白雲。

當我再次看見晶晶，已經是三天之後的事了。

她依然頂著亂如雜草的極短瀏海，將房門推開一個縫隙，從狹小的縫中窺視著我。我盯著她，將天使藏在被子下。

在過去的一週裡，我已和其中一隻天使建立起良好的關係，祂每天下午都會來看我，祝福我，而我會給祂滿滿一杯的水喝，喝完之後，祂會陪我玩，讓我摸祂小小的，卻很銳利的爪子。

而因為那天活動後晶晶的失控，我又被禁止參加團體活動了。

「妳想要什麼？」我說。晶晶從門後走出來，病人服裡鼓鼓的，像是藏著什麼東西。

她從衣服裡拿出一個寬口的玻璃瓶。

「這個，送給你。」她囁嚅著說，就像我第一次見她那樣。見我沒有說話，她又繼續說：「我從護理站偷來的，你可以把天使養在裡面。李伯說過，什麼都不要餵，愛著祂就夠了。」

對於出院，我並沒有太多嚮往，但是我還是收下了瓶子，並且把晶晶趕出我的病房。

我把玩著瓶子，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寬口醬菜瓶，折射著即將消失的太陽光，看起來通透閃亮。天使從我的被子下探出頭來，看起來對玻璃瓶很是好奇。

「妳想要玩這個嗎？」我輕聲問祂。天使從被子裡滑出來，滑進瓶子裡，轉了幾圈，最後一屁股坐在瓶底，看起來很是滿意。

只要把蓋子蓋上，祂就能無時無刻的陪著你，不必再等祂出現。

這樣的念頭，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裡。

我看著在瓶子裡玩得很開心的天使，左手緩緩抓住瓶子，右手婆磨著金屬瓶蓋。

讓天使無時無刻陪著我，不必再等祂出現的，這樣的想法……很是誘人。

我一把蓋住蓋子。

冷眼看天使在裡頭掙扎、哭泣，心裡居然湧上無法言喻的滿足感。我將裝著天使的瓶子塞到枕頭下，準備去護理站吃藥。

「今天發生了什麼好事嗎？」護理長問我，一邊將藥丸放到我的掌心，而我微笑著將藥丸和著水吞下，就連張開嘴巴，抬起舌頭讓護理長檢查時，也一直微笑著。

是呀，發生了好事。我擁有了一隻天使，只屬於我的寵物。祂將在我入眠時，起床時，生氣時，孤單時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不停的祝福我。

但是直到我進入夢鄉，天使都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。

「李傑，你的父母等一下會來探視喔。」

一如既往地，被同一位護理師叫醒，我垂下視線，沒有理會她，而是仔細去聽天使有沒有發出聲音。今天是我飼養天使的第七天，在這七天裡，天使沒有發出任何聲音，更別說是給我祝福。

就像是死了一樣。

等到護理師離開，我從枕頭下拿出玻璃瓶，天使羽毛蓬亂的坐在瓶底，萎靡不振。我用手指敲敲瓶身，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。

算了，我想著，算了，反正還活著就好。

我穿上唯一一套外出服，為了能夠體面的接受探視，被特別准許擁有的外出服。那是一套黑襯衫和西裝褲，搭配一雙雕花小皮鞋，同樣是黑色的，爸爸說黑色能夠讓人覺得值得信任，值得託付。

媽媽看起來依然溫柔婉約，爸爸還是很有威嚴的樣子。他們問我，病院裡的護理師對我好不好，有沒有交到新朋友，還有最重要的，有沒有好起來。

「很好呀。」我說。露出媽媽教過我的，別人看了會認為我是乖孩子的笑臉。

「護理師對我很好，護理長很疼我，但是因為沒有參加團體活動，所以沒有新朋友。」

「這樣啊，那就好。」媽媽看起來鬆了一口氣，握緊了我的手。

「別跟他們交朋友，他們都是瘋子。」

「好呀，媽媽。」我甜甜的回答。

「男孩子別撒嬌了，都幾歲了?啊?你真的有在努力嗎?已經住了這麼久，看起來還是軟弱的像個麵團，任由別人拿捏!」

我依然笑著，扣上所有扣子的襯衫衣領緊緊勒著我，吸不到，也吐不出，雙手緊緊捏著媽媽的，直到她的手扭曲通紅，驚呼出聲。

爸爸一巴掌打在我臉上，很痛，也不太痛，我不大確定。

我還是沒有鬆手，繼續扭著媽媽的手，對她甜甜的笑。她在哭，或許是因為很痛吧，真羨慕。

臉上又挨了一巴掌，耳朵裡全是嗡嗡作響的耳鳴聲。護理長趕過來，想要把我們拉開，卻也被爸爸打倒在地上。我對護理長笑著說，沒關係，不要把我們分開，我們是家人。

他們那每一巴掌，每一句傷人的話，都是為了我好。真的!請相信我。

警衛衝進來，把爸爸帶走了，而媽媽一邊哭泣著，一邊跟護理長大聲爭吵著。隱約能夠聽到「投訴」、「都是你們害的」等等字眼，很有媽媽的風格呢。我大笑著，走向自己的病房，現場亂成一片，根本沒人管我。

我從枕頭下拿出裝著天使的瓶子，天使癱軟在瓶底，奄奄一息，我抱著瓶子，站到被

鐵網分割成一格格的窗子前，看著藍天白雲，看著另一個籠子。

「天使，天使。」我把嘴湊到瓶子旁，輕聲對天使說，吐出的熱氣使玻璃瓶染上點點白霧。

我想打開瓶子，放天使自由，但是瓶蓋已經卡死，無法轉開。我掂了掂手中的玻璃瓶，玻璃製品熟悉的手感，讓我回憶起好多事情。

「如果我把瓶子砸破，你會受傷嗎？」

天使終於給了我回應，祂虛弱地搖搖頭，曾經又大又圓的眼睛失去了光彩，疲憊的眯成一小縫。我開始感到躍躍欲試，挑了房間裡最大的，沒有任何遮蔽物的牆面，我握緊瓶子，將玻璃瓶連著裡頭的天使，一起狠狠的砸在牆上。

天使軟綿綿的躺在玻璃碎片裡，羽毛失去光澤，毫無生氣。

「你這個騙子！」我咬牙切齒的撲進玻璃碎片裡，抓起天使的屍體，用力的捏著，搖晃著，那黑色的羽毛團開始分解、融化，化成一團噁心的黑色毛髮、灰塵和水的混合物，混合著我的血，一起流淌在地上。

我不想出院，我不想進到另一個籠子裡，我不想回去地獄。

我焦慮了起來，手掌在地上不斷摸索。食指碰到了一塊很大的玻璃碎片，我拾了起來，鬆了一口氣似的，開心的摸著邊緣。

如同往常那樣。

我目送他們遠去。

「祝福你們。」學著天使不斷小聲唱著的話語，我喃喃的說，而爸爸媽媽卻沒有聽見。護理長護送他們走出病院，在告訴他們「請節哀」時，媽媽尖叫起來：「我們辛苦撫養他長大，怎麼可能不難過？我要告死你們！」

護理長沒再多說，而媽媽也安靜下來，像是她的氣力全數花在剛剛的喊叫裡。他們安靜地，死寂的，奄奄一息的抱著我的熊娃娃跟病人手環，在病院小徑的盡頭遠去。

「祝福你們，祝福你們。」我喃喃的說。吟唱著，呢喃著，我的身體開始長出黑色的羽毛，穿著皮鞋的腳變成銳利的，小小的爪子。那群天使從陰影裡探出頭，開心又歡喜的擁抱我，拉著我加入他們。

「願飛翔，願安康，來生來世不徬徨。」我高唱著，近乎無聲。

隨著那些嶄新的家人，我沒入病院的陰影之中。